

胡雪岩

高阳著

胡雪岩
(上)



胡雪岩

高阳著

◆ 胡雪岩说：我是天从人愿，赌博一生，看似风光无尽，实则如履薄冰。

◆ 左宗棠说：你是生逢其时，财色双收，官居二品，商界知名。

责任编辑：张继步

装帧设计：扬 扬

责任技编：魏宏伟

书 名 胡 雪 岩

作 者 高 阳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社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副 124 号

邮编 130021

印 刷 者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36.5

字 数 910(千)字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9 年 7 月第一次

印 数 1—5000 套

ISBN 7-5387-1061-2/I·1018

定 价 59.80 元(上、中、下册)

序

在我所写的几十部历史小说中，为人们议论得最多的是《胡雪岩》和《红顶商人》；而有些反应，可以说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譬如，有许多人告诉我，当中国在经济上采取开放政策，西方商人争先恐后地涌向中国市场时，常以《胡雪岩》和《红顶商人》作为与中国商人打交道的“教科书”。今年春天，在香港出版的中文版《老爷杂志》，有位陈善农先生评论拙作所用的标题是：“商场战争百科全书《胡雪岩》、《红顶商人》”；题下另有一行红色小字“当今每个生意人必须一读”。这样的不虞之誉，在我除了感激以外，更多的是困惑。

我的困惑，也是我的许多好友的困惑。高阳何以在胡雪岩那里，一点都没有学到什么？有一位我最敬爱的长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看高阳之不善于打算，易于受欺，个人财务情况之糟糕，我怎么样也不能相信他能塑造出胡雪岩这样的人物。对于这一点，我只能用蒋百里先生作譬，藉以解嘲，百里先生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军事学家的权威，他带兵或为人运筹帷幄，但从没有打过胜仗。

通过《胡雪岩》、《红顶商人》这两本书人们可学到不少从商的哲学，甚至很多人将胡雪岩形容成近代商界奇才，中国商人的楷模。

是为序。

高 阳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日

目 录

第一章	仗义疏财	3
第二章	天赐良机	30
第三章	时来运转	86
第四章	幽怀难忘	134
第五章	万事俱备	171
第六章	官运亨通	190
第七章	异想天开	226
第八章	旗开得胜	272
第九章	同气相求	304
第十章	春梦一场	344
第十一章	成人之美	365
第十二章	忍痛割爱	403
第十三章	节外生枝	461
第十四章	十里夷场	474
第十五章	移花接木	509

第十六章	孺子可教	557
第十七章	好事成双	600
第十八章	喜结凤鸾	633
第十九章	人尽其才	670
第二十章	无商不奸	698
第二十一章	顾此失彼	729
第二十二章	因缘邂逅	762
第二十三章	声色名利	815
第二十四章	道高一丈	838
第二十五章	余情悠悠	878
第二十六章	醋海生波	924
第二十七章	棋逢对手	958
第二十八章	不测风云	1010
第二十九章	红袖殷情	1047
第三十章	化险为夷	1102
第三十一章	运筹帷幄	1133

楔 子

在清朝咸丰七年，英商麦加利银行设分行于上海以前，全国金融事业，为两个集团所掌握；商业上的术语称为“帮”，北方是山西帮，南方是宁绍帮；所业虽同，其名则异，大致前者称为“票号”，后者称是“钱庄”。

山西帮又分为祁、太、平三帮，祁县、太谷、平遥；而始创票号者，为平遥人雷履泰。他最初受雇于同县李姓，在天津主持一家颜料铺，招牌叫做“日升昌”，其时大约在乾隆末年。日升昌在雷履泰的悉心照料之下，营业日盛，声誉日起，连四川都知道这块“金字招牌”；因为雷履泰经常入川采购铜绿等颜料，信用极好。

四川与他省的交通最不便，出川入川携带大批现金，不但麻烦，而且有风险。于是雷履泰创行汇兑法；由日升昌收银出票，凭票到指定的地点的联号兑取现银。当然，汇兑要收汇费，名为“汇水”；汇水并无定额，是根据三个因素计算出来的：第一、路途的远近，远则贵，近则廉。第二、银根的松紧，大致由小地方汇到大地方来得便宜，由大地方汇到小地方来得贵，因为地方大则银根松，地方小则银根紧；如某处缺乏现金，而有待兑的汇票，则此时有客户交汇，正好济急，反有倒过来贴补客户汇费的。

最后是计算银锭的成色、银锭的大小，通常分为三种，最大的五十两，为了便于双手捧，做成两头翘起的马蹄式，即所谓“元宝”，而出于各省藩库的，称为“官宝”；其次是中锭，重十

两，有元宝形的，称为“小元宝”，但通常都做成秤锤式；最小的或三两、或五两，通称“银铤”。再就是碎银，轻重不等。此外各省有其特殊的形式，如江浙称为“元丝”，底凹上凸，以便叠置。但不管任何形状、大小；银子的成色，各地不同，需要在交汇时核算扣足。

由于汇兑凭票兑银，所以叫做“票号”。早先运送现银的方法，如果不是随身携带，就得交镖局保送；费用大，麻烦多，走得慢，而且还有风险，万一被劫或者出了其他意外，镖局虽然照赔，但总是件不愉快的事，所以票号一出，请教走镖英雄好汉的人就少了。

早期的票号，多为大商与兼营的副业，到咸丰初年，始有大量专营的票号出现。但票号的势力不得越长江而南，因为江南的钱庄，为保护本身的利益，一方面依照票号的成例，开办汇兑业务；一方面力拒票号的侵入，至于票号除汇兑以外，以后亦经营存款及放款；所以票号与钱庄的业务由于彼此仿效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在规模上，钱庄大于票号而已。

钱庄业多为宁绍帮所经营，而镇江帮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在同治到光绪初年，全国最大的一家钱庄，规模凌驾票号而上之；同时他的主人亦不属于宁绍帮，是为当时金融业中的一个特例。

这家钱庄的字号叫“阜康”；它的主人是杭州人。

第一章 仗义疏财

有个福州人，名叫王有龄，他的父亲是候补道，分发浙江；在杭州一住数年，没有奉委过甚么好差使。老病侵寻，心情抑忧，死在异乡。身后没有留下多少钱，运灵柩回福州，要好一笔盘缠；而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倚靠的亲友，王有龄就只好奉母寄居在异地了。

境况不好，而且举目无亲，王有龄混得不成样子；每天在“梅花碑”一家茶店里穷泡；一壶“龙井”泡成白开水还舍不得走，中午四个制钱买两个烧饼，算是一顿。

三十岁的人，潦倒落魄，无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他的架子还大，经常两眼朝天，那就越发没有人爱理他了。

唯一的例外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王有龄只知道他叫“小胡”；小胡生得一双四面八方都照顾得到的眼睛，加上一张常开的笑口，而且为人“四海”，所以人缘极好。不过，王有龄跟他只是点头之交，也识不透他的身分；有时很阔气，有时似乎很窘，但不管如何，总是衣衫光鲜——像这初夏的天气，一件细白夏布长衫，浆洗得极其挺括；里面是纺绸小褂袴；脚上白竹布的袜子，玄色贡缎的双梁鞋，跟王有龄身上那件打过补丁的青布长衫一比，小胡真可以说是“公子哥儿”了。

他倒是有意结交王有龄，王有龄却以自惭形秽，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别多，小胡跟王有龄“拼桌”；他去下了两盘象棋，笑嘻嘻走回来说：“王有龄，走，走，我请你去‘摆一碗’。”摆一碗是杭州的乡谈，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对酌一番。

“谢谢。不必破费。”

“自有人请客。你看！”他打开手巾包，里头有二两碎银子；得意地笑道：“第一盘‘双车错’；第二盘‘马后跑’；第三盘，小卒‘逼宫’，杀得路断人稀。不然，我还要赢。”

然而盛情难却，王有龄跟着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吴山；挑了个可以眺望万家灯火的空旷地方，一面喝酒一面闲谈。

酒到半酣，闲谈也说得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声音说：“王有龄，我有句话，老早想问你了，我看你不是没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点‘麻衣相法’，看你是大贵之相，何以一天到晚‘孵’茶店？”

王有龄摇头，拈了块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饼，慢慢咬着；双眼望着远处，是那种说不出的茫然落寞。

“叫我说什么？”王有龄转过脸来盯着小胡，仿佛要跟他吵架似地，“做生意要本钱，做官也要本钱，没本钱说什么？”

“做官？”小胡大为诧异，“怎么做法？你同我一样，连‘学’都没有‘进’过是个白丁。那里来的官做？”

“不可以‘捐班’吗？”

小胡默然。心里有些看不起王有龄——捐官的情形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富而不贵，美中不足，捐个功名好提高身价，像扬州的盐商，个个都是花几千两银子捐来的道台，那一来便可以与地方官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则就不算“缙绅先生”，有事上得公堂，要跪着回话。

再有一种，本是官员家的子弟，书也读得不错，就是运气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孙山，年纪大了，家计也艰窘了，总得想个谋生之道；走的就是“做官”的这条路，改行也无从改起，只好卖田卖地，拜托亲友；凑一笔去捐个官做。像王有龄这样，年纪还轻，应该刻苦用功，从正途上去巴结；不此之图，况且又

穷得衣食不周，却痴心妄想去捐班，岂不是没出息？

王有龄看出他心里的意思，有几杯酒在肚里，便不似平时那么沉着了，“小胡！”他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时，替我捐过一个‘盐大使’。”

小胡最机警，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决非假话，随即笑道：“唷！失敬，失敬，原来是王老爷。一直连名带姓叫你，不知者不罪。”

“不要挖苦我了！”王有龄苦笑道，“说句实话，除非是你，别人面前我再也不说；说了反惹人耻笑。”

“我不是笑你。”小胡放出庄重的神态问道，“不过，有一层我不明白，既然你是盐大使；我们浙江沿海有好几十个盐场，为什么不给你补缺？”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捐官只是捐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要想补缺，必须到吏部报到，称为“投供”；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王有龄尚未“投供”，哪里谈得到补缺？

讲完这些捐官补缺的程序，王有龄又说：“我所说的要‘本钱’，就是进京投供的盘缠。如果境况再宽裕些，我还想‘改捐’。”

“改捐个什么‘班子’？”

“改捐个知县。盐大使正八品，知县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钱。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

“怎么办呢？”

“盐大使只管盐场，出息倒也不错，不过没有意思。知县虽小，一县的父母官，能杀人也能活人，可以好好做一番事业。”

这两句话使得小胡肃然起敬，把刚才看不起他的那点感想，一扫而空了。

“再说，知县到底是正印官；不比盐大使，说起来总是佐杂，又是捐班的佐杂，到处做‘磕头虫’，与我的性情也不相宜。”

“对，对！”小胡不断点头；“那么，这一来，你要多少‘本钱’才够呢？”

“总得五百两银子。”

“噢！”小胡没有再接口，王有龄也不再提，五百两银子不是小数目，小胡不见得会有，就有也不见得肯借。

两人各有心事，吃闷酒无味，天也黑下来了，王有龄推杯告辞，小胡也不留他，只说：“明天下午，我仍旧在这里等你，你来！”

“有事吗？”王有龄微感诧异，“何不此刻就说？”

“我有点小事托你，此刻还没有想妥当。还是明天下午再谈。你一定要来，我在这里坐等，不见不散。”

看他如此叮嘱，王有龄也就答应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依约而至，不见小胡的踪影。泡一碗茶得好几文钱，对王有龄来说，是一种浪费；于是沿着山路一直走了过去。城隍山上有好几座庙，庙前有耍把戏的，打拳卖膏药的，摆象棋摊的，不花钱而可以消磨时光的地方多得很；他这里立一会，那面看一看，到红日卸山，方始走回原处，依旧不见小胡。

是“不见不散”的死约会。王有龄顿感进退两难，不等是自己失约；要等，天色已暮，晚饭尚无着落。呆了半天，越想越急，顿一顿足，往山下便走；心中自语：明天见着小胡，非说他几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何苦捉弄人？

走了不多几步，听见后面有人在叫：“王有龄，王有龄！”

转身一看，正是小胡；手里拿着手巾包，跑得气喘吁吁，满脸是汗。见着他的面，王有龄的气消了一半，问道：“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我知道你等得久了，对不起，对不起！”小胡欣慰地笑着，“总算还好，耽误不耽误。来，来，坐下来再说。”

王有龄也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默默地跟着他走向设在树下的桌子，泡了两碗茶；小胡有些魂不守舍似地，目送着经过的行人，手里紧捏住那个手巾包。

“小胡！”王有龄忍不住问了：“你说有事托我，快说吧！”

“你打开来看，不要给人看见。”他低声地说；把手巾包递了给王有龄。

他避开行人，悄悄视启，里面是一叠银票，还有些碎银子，约莫有十几两。

“怎么回事？”

“这就是你做官的本钱。”

王有龄楞住了，一下子心里发酸，眼眶发热，尽力忍住眼泪，把手巾包放在桌上，却不知怎么说才好。

“你最好点一点数。其中有一张三两的，是京城里‘大德恒’的票子；认票不认人，你要当心失落。另外我又替你换了些零碎票子，都是有名的‘字号’，一路上通行无阻。”小胡又说：“如果不为换票子，我早就来了。”

这时王有龄才想出来一句话：“小胡，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朋友嘛！”小胡答道：“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

“唉！”王有龄毕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牵连不断。

“何必，何必？这不是大丈夫气概！”

这句话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很好的激励；王有龄收拾涕泪，定一定神，才想起一件事，相交至今，受人绝大的恩惠，却对他的名氏、身世，一无所知，岂不荒唐？

于是他微有暮色地问道：“小胡，还没有请教台甫？”

“我叫胡光墉，字雪岩，你呢，你的大号叫什么？”

“我叫雪轩。”

“雪轩、雪岩！”胡雪岩自己念了两遍，抚掌笑道；“好极了，声音很近——好像一个人。你叫我雪岩，我叫你雪轩。”

“是，是！雪岩，我还要请教你，府上——？”

这是问他的家世，胡雪岩笑笑不肯多说：“守一点薄产过日子，没有什么可谈。雪轩，我问你，你几时动身？”

“我不敢耽搁。把舍间略略安排一番，总在三、五日内动身。如果一切顺利，年底就可以回来。雪岩，我一定要走路子，分发到浙江来；你我弟兄好在一起。”

“好极了。”胡雪岩的“好极了”，已成口头禅，“后天我们仍旧在这里会面，我给你饯行。”

“我一定来。”

到了第三天，王有龄午饭刚过，就来赴约。他穿了估衣铺买的直罗长衫，亮纱马褂，手里拿一柄“舒莲记”有名的“杭扇”；泡着茶等，等到天黑不见胡雪岩的踪影，寻也没处寻，只好再等。

天气热了，城隍山上来品茗纳凉的，络绎不绝；王有龄目迎目送着每一个行人，把脖子都摆得酸了，就是盼不着胡雪岩。

夜深客散，茶店收摊子，这下才把王有龄撵走。他已经雇好了船，无法不走；第二天五更时分上船，竟不能与胡雪岩见一面话别。

在王有龄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变化：巡抚常大淳调湖北；云南巡抚黄宗汉改调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称“藩司”，老百姓尊称为“藩台”的旗人桩寿署理。

黄宗汉字寿臣，福建省晋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这一榜人才济济，科运甚隆，那年——咸丰二年，当到巡抚的就有三个，广东叶名琛、江西张芾，当到二品大员的有何桂

清、吕贤基、彭蕴章、罗享衍，还有杭州的许乃剑；与他老兄许乃普，都当内阁学士。

这黄宗汉据说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是关于他的操守与治家，批评极坏。到任以后，传说他向桩寿索贿四万两银子；桩寿没有买他的帐，于是多事了。

其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因为海禁已开，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杨的战乱；所以江苏的苏、松、太各属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桩寿既为藩司，又署理巡抚，责无旁贷，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

漕运的漕，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多少年来都是河运——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于成龙先后开“中河”，历时千余年的运河，才算大功告成。

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为大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积淤，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

在嘉庆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漕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聚善备”；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

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一千艘；名为“三不像”的每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现在平白

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

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隶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延请“绍兴师爷”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

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第一种是书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哪家公司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

第二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是“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否则便有麻烦。再有一种名为“讼米”，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也要当心。总而言之，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须敷衍，份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安静二字。

有人占便宜，当然有人吃亏；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额的一半以上，该纳一石米的，起码要纳一石五斗，于是有所谓“包户”，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或者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便宜得多。

第三种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额定数字过万，实际仅六千余艘，分驻运河各地；一地称为一帮；这就是游民组织“青帮”之帮的出典。

帮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称为帮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实际上的头目，连护漕的千总、把总都得听他的指挥。州县衙门开仓征粮，粮户缴纳；漕船开到，验收装船，名为“受兑”。一面征粮，一面受兑，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顺利不过的事；但是这一来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样来了。

他们的第一个花样是“看米色”。由于漕船过淮安时，漕运总督要“盘粮”点数；到通州起岸入仓时，仓场侍郎要验看米质，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负责，因此，他们在受兑时，验看米色原是分所当为。但米色好坏，仅凭目视，并无标准，这样就可以挑剔了，一廩一廩看过去，不是说米色太杂，就是不够干燥，不肯受兑。

以一般的情况而言，开仓十日，所有的仓廩就都装满了，此时如不疏运上船，则后来的粮户，无仓可以贮米，势必停征；粮户也就要等待，一天两天还不要紧，老百姓无非发发牢骚而已，日子一久，废时失业，还要贴上盘缠自然非吵不可，这叫做“闹漕”，是件极严重的事，地方官往往会得到极严厉的处分。倘或是个刮地皮的贪官，这一闹漕说不定就会激起民变，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祸。

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看米色”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随帮交兑”。

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通关”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私费”，就是他个人的“好处”；私费议妥，再议“通帮公费”，是全帮的好处。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

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过淮”投文过堂，照